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国外广播部内部资料彙編

——一九五九年三月編印——

不得外傳

目 录

一、对国外广播概况	3
二、方针任务	9
广播事业局党组扩大会批判温鄧張反党小集团的总结有关 对外宣传方针部分	11
关于对国外广播方针、任务的一些提法	25
关于对国外广播方针、任务、做法和应注意问题的检查和 说明	37
三、工作计划	45
国际台1951年5月份工作计划	47
国际台1951年第二季度工作计划	47
国际广播编辑部1951年10月工作计划	49
国际广播编辑部1951年11月工作计划	50
国际广播编辑部1952年调整工作方案(草案)	51
国际广播编辑部1953年工作计划要点	53
国际广播编辑部1953年改进工作方案(草案)	56
国际广播编辑部1953年11月工作计划要点	58
关于朝鲜停战的广播计划	62
1954年改进英语广播工作的方案(草案)	63
国际广播编辑部1954年1月、4月、7月、10月、12月报道计划要点 (草案)	67
对国外广播部1955年4月-6月份报道计划(草案)	93
中央台1955年工作计划纲要(草案)关于对国外广播 业务计划要点	105
1956年改进对国外广播宣传的意见	108
对国外广播改进方案和1957年工作计划要点	111
1957年对国外广播部工作计划(草案)	119

朝鮮語广播改进方案和 1957 年工 作 要 点.....	122
对国外 广 播 部 1958 年工 作 計 划(草案).....	125
对国外广播部苦战三年(1958—1960年)的工 作 綱 要(初稿)...	131
关于对国外宣傳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計劃.....	135
关于中华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報道計劃(草案).....	137
关于处理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宣傳計劃(草案).....	138
关于对外广播及对台湾广播宣傳农業合作化問題的計劃.....	140
对国外广播中关于政协会的報道.....	142
1957 年全国 人民代表大 会 會 議 对 外 報 道 小 結.....	143
关于工会八大的宣傳計劃.....	14 ⁶
关于农業發展綱要宣傳計劃.....	147
对外广播部 1959 年 工 作 計 划(草案).....	147
对外广播部五年(1958—1962)工 作 綱 要(草案).....	155
四、工 作 总 結.....	163
国际台成立以来編輯業務总結.....	165
国际广播編輯部 1951 年第二、三兩 季 工 作 初 步 总 結.....	166
国际广播編輯部 1952 年 9、10 月 份 工 作 彙 报.....	175
对国外 广 播 情 况 (1952 年).....	180
关于几个問題的宣傳情况.....	183
国际广播編輯部 1954 年 第 一 季 度 工 作 檢 查 報 告.....	184
国际广播編輯部关于解放台湾問題宣傳的檢查.....	188
我国对日本、朝鮮、泰国广播情况.....	192
对亞洲四国口語广播的方針和改进工 作 方 法 的 建 議(草案)...	201
中央台 1955 年对国外广播工 作 总 結.....	210
新聞組 1955 年关于國內問 題 報 道 总 結.....	215
新聞組 1955 年关于国际問 題 報 道 总 結.....	222
广播事業局关于对国外广播的目前工 作 情 况 的 報 告.....	224
1956 年 5 月—12 月对国外广播工 作 彙 报.....	230
1956 年对国外广播工 作 总 結(草案).....	242
日語組 1956 年工 作 总 結 及 1957 年工 作 規 划.....	250

1956 年 華僑組 工 作 總 結	261
1957 年 1 月—7 月 對 國 外 廣 播 情 況 彙 報	267
中央台在對國外廣播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宣傳工作的初步檢查(草案)	275
1957 年 4、5、6 三個月對國外廣播中心部關於“人民內部矛盾” 問題報導的檢查意見	278
五、 聽眾來信情況	287
聽眾來信情況統計表	289
1951 年 11 月份簡報中有关 聽 眾 反 映 部 分	289
中央台 1954 年 來 信 工 作 情 況 介 紹	290
1955 年 國 外 聽 眾 來 信 總 結	294
1956 年 1 月—12 月 國 外 聽 眾 來 信 情 況 彙 報	296
1957 年 1 月—7 月 國 外 聽 眾 來 信 情 況 彙 報	314
1958 年 第 一 季 度 國 外 聽 眾 來 信 情 況 彙 報	326
對 外 廣 播 部 1958 年 第 三 季 度 聽 眾 來 信 總 結	333
1959 年 1、2 月 國 外 聽 眾 來 信 簡 報	343
六、 規 章 制 度	351
日語組工作細則(1952 年)	353
關於向外賓採訪、約稿及邀請錄音的規定(草案)	357
國外台播音規則、播前的准备工作	358
中央台編輯部暫行工作制度	362
部務會議，請示報告制度	371
國際廣播編輯部稿件審查制度	372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稿費(播講費)暫行條例	373

一、对国外广播概况

对国外广播概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办对国外广播是在1950年春天，当时用四种中国方言和七种外国語向日本、朝鮮、东南亚和欧洲广播。每天播音時間共計十一小时。对外广播用的呼号是北京广播电台，对海外华侨广播的呼号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从开始的第一天起，就遵照党的对外政策和宣傳方針进行工作，十年来，它以和平的、正义的、战斗的和具有說服力的声音赢得了国外广大听众的热烈的反响和友好的贊誉。

对外广播剛开办的时候，曾遇到一些困难。例如，领导干部缺乏对外广播工作的經驗；翻譯和播音員大都是从海外回国不久的青年同志，对国内情况不很熟悉，汉文程度一般也不高；技术設備有限，有效收听地区主要是日本、朝鮮和东南亚。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阻碍了我們的工作前进。十年来，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国际友人的帮助和全体工作同志的努力下，我們的对外广播逐漸成長、壯大起来了。对外广播节目的用語由十一种增加到了二十四种：北京話、广州話、潮州話、厦門話、客家話、台山話、俄語、捷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日語、朝鮮語、越南語、老撾語、柬埔寨語、印尼語、緬甸語、泰語、阿拉伯語、伊朗語、土耳其語、印地語、馬來亞語（俄語和捷語节目，由我們寄送录音膠帶給莫斯科和布拉格广播电台轉播。前者每周三次，后者每月兩次），每天播音時間由十一小时增加到了四十二小时40分。目前对外广播發射机的电力比1950年增加了十倍，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很清楚地收听到我們的广播。可以說，我們的对外广播已真正成为“沒有紙張和距离的报纸”了。1951年，我們一共收到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六百五十封听众来信；1958年听众来信大大增加，达到三万二千五百多封（来自九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業務的迅速扩展，今天对外广播工作的干部比剛开办的时候增加了五倍多，在党的培养下和工作实践中，他們的政治和

業務水平也逐漸提高了。

我們的對外廣播的對象國家分布很廣，同時由於各地時差的关系——譬如說，當美國還處在茫茫的黑夜裏的時候，我們這裏已經是陽光燦爛的早晨——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內差不多都有廣播，都有人在工作。日日夜夜，“這是北京廣播電台”的呼號，伴隨着“東方紅，太陽升”的旋律，從北京的天空發射到全世界的各個地方。

對外廣播是為我國的外交政策，為增進我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之間的友好和團結，為和平、民主、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服務的。對外廣播的基本內容是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和總路綫；宣傳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大躍進的成就和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宣傳我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對於國際事務的主張；報道我國人民保衛和平、反對侵略、支持一切被壓迫民族和各國勞動人民正義鬥爭的輿論和活動；宣傳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強大及其和平外交政策；報道世界和平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和國際革命工人運動；揭露和抨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的侵略陰謀和罪行及其內部的矛盾和經濟危機；說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總之，對外廣播就是要宣傳我們的成就和主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擊世界人民的公敵——美帝國主義。

對外廣播節目是一種綜合性的節目，以新聞性的節目（包括評論）為主。每種語言廣播一般地是每天三、四次，最多的有八次。每次播音時間是三十分鐘或四十五分鐘，最多的是一小時。在每一次廣播里，通常有四個節目：新聞、評論、音樂（以中國現代的音樂為主）和其他節目。所謂其他節目是指：通訊，綜合報道，錄音報道，新聞解說，廣播小品，廣播講話等等。為了保證有計劃、按比例和有節奏地進行宣傳，我們還辦了一些定期播送的（每周或兩周播送一次）固定節目，如“中國在躍進中”、“中國建設”、“社會主義農村”、“文化生活”、“中國音樂”、“體育動態”、“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不可抗拒的洪流”，等等。定期播送固定節目，其目的也是為了便于對某方面問題感到興趣的聽眾按時收聽。為了聯繫聽眾，還辦有定期播送的“聽眾信箱”和“中國常識問答”節目。“聽眾信箱”主要是答復聽眾所提

出的一些有关我国情况和党的政策的問題；“中国常識問答”，一方面請听众解答我們提出的有关中国情况的問題，另一方面宣布上一次問題的答案。听众如能接連几次答对一定数目的問題，就送給他一点礼物，例如圖片、書簽、紀念邮票、外文刊物和小冊子等等。有时我們根据听众的要求，特地組織一次音乐节目或其他特別节目。去年春天，我們根据瑞典“短波收听者俱乐部”（它拥有二万九千名會員）的要求，举办了一次英語特別节目（主要是音乐）。它为我們的这个特別节目在瑞典、芬蘭、挪威、丹麦及其他許多国家的會員听众中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收听比賽。此外，我們也經常邀請来我国的外宾作广播講話，或者是去訪問他們，請他們談談訪問我国的观感。

有时为了突出地宣傳某一个重大的事件或問題，我們就开办一个特別节目。例如，去年秋天，当伊拉克革命取得胜利和美英出兵侵占黎巴嫩和約旦的时候，为了反对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我們除大力报道中东問題外，还办了一个特別节目——“阿拉伯兄弟，我們支持你們！”这个节目引起了广大听众的共鳴、贊揚。叙利亞的一个听众来信写道：“感謝你們對我們阿拉伯人的支援，感謝你們称呼我們为兄弟。当我们听到中国工人示威游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的录音报道的时候，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和激动呵！”澳大利亞一个听众来信說：“祝賀你們举办的特別和平节目。这个节目表示了中国人民支持阿拉伯兄弟們正义斗争的决心。”日本的一个听众来信說：“听了你們的广播，使我們認識到誰是我們的真正的朋友，誰是我們的共同敌人。”

十年来，尤其是从去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躍进以来，千千万万的国外听众来信，表达了对于人民中国，对于中国人民以及領導他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敬意。一个华侨听众来信說：“近来我們的广播更加令人喜愛了。祖国的一切都在躍进，处处都傳來好消息，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光荣和驕傲。”苏联一个听众来信說：“你們建設自己国家的巨大努力，使全世界人們都吃惊。我們為你們的繁荣和幸福感到衷心的愉快。我还請求你們愛护毛澤东同志，他是你們全部胜利的奠基者。”日本的一个听众来信写道：“貴

国的广播給日本劳动人民带来了勇气和对将来的希望。我每天收听你們广播的时候，就想到光明的将来，因而忘掉了一天的煩惱。”一个阿拉伯朋友把我們的阿拉伯語广播比作新中国向阿拉伯世界开的一个窗子。其实也可以这样說，我們的对外广播就是新中国向全世界开的一个窗子。我們要讓全世界人民从这个窗子里看到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和欣欣向荣的人民中国，看到偉大、正确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看到具有無比优越性和巨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制度，看到友誼、力量 and 希望。

許多听众对于我們的广播所表現的热情、友好和支持，是令人感动的。例如，比利时首都布魯塞尔的一个听众自动地把我們的广播节目的时间、波長抄录下来，送給当地一个报社，为我們刊登了节目广告。科威特的一个听众每天都收听我們的阿拉伯語节目，并且录下音来。一个日本中学教师曾經寄給我們一卷膠帶，上面录的是一首他自己創作的由他的学生們演唱的贊美我們广播的歌曲。这些充滿着热情、希望和信心的听众来信和感人的事例，对于我們的工作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朋友們欢迎、贊助的东西，敌人就必然加以嫉視和詛咒。美帝国主义对于我們的广播，經常予以歪曲和詆毀。去年十月，当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着战争威胁的时候，美国新聞处就發出了一条消息，說什么“共产党的宣傳广播大大增加了”，“在这个期間，共产党中国对西欧和拉丁美洲的宣傳广播增加了一倍，对阿拉伯国家的广播增加了17%”。合众国际社也很神經質地报道：“北京最近新設的無線电广播員，在感到無聊的第七艦队人員中，显然有着广泛的听众。”并且惡毒地称为“北京鸚鵡”。然而，强力的电波加上真理，敌人是無可奈何的，它的叫囂和謾罵只不过是暴露了它的無聊和惶恐而已。

从上述各方面的反应看来，党的对外广播的方針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关于对外广播的方針曾經有人提出过不同的、錯誤的論点。首先是他們曲解了“和平共处”的原則。对外广播和对內广播的内容本来是既有同又有異的，大体上說，根本方面相同，具体方面相異。所謂根本方面相同，就是对內对外广播都要根据党的政策进行宣傳，都是

以我国的实际作为主要題材。党的政策和中国的实际是对外广播的主要依据，离开这些对外广播就無所立說了。可是，他們却标榜“对外广播特殊論”，認為对外广播和对內广播“截然不同”。一般說来，对外广播的对象主要是各国的工人階級、劳动人民和所有的进步分子，同时也向其他各个階層的、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各种听众进行宣傳。在对外广播中以工人階級、劳动人民和进步分子听众为主，絲毫不排斥我們去爭取、吸引和影响更多的听众。而他們却認為对外广播的主要对象是資產階級和各国最落后最反动的階層。他們強調必須适合“国外听众”（实际上是洋大人）的兴趣，新聞要“軟”，要有“人情味”。他們獵奇和追求荒誕的东西，主張在每天的新聞节目中播送一条“奇聞”，甚至認為美国的爵士音乐也可以播送。他們所表現的这种右傾思想和資產階級的新聞观点，在整風运动中受到了徹底的批判；从而保證了我們的对外广播能够更健康地向前躍进。

在党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正以空前的速度向前躍进。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东風压倒西風，社会主义陣营的气象正如旭日东升，資本主义世界的景况恰似西風殘照。作为党和国家的宣傳工具之一的广播，在这个空前有利的新形势之下，必須加紧建設，不断地改进、提高，使它能够在全世界广大人民中間，更多更好地撒下一些和平、友誼、团結和真理的种子。

（原刊于新聞战綫 1959 年第三期，

題目：和平的声音、真理的声音 漠野）

附表說明

年 限	語 言	全年播音時間	發射機	電 力	備 註
1950年	11種	11小時	3架	80 瓩	1. 播音時間不包括俄語、捷語廣播。 2. 1957年發射機減為7架, 電力830瓩, 其原因是, 第一個對外短波發射中心建成後, 基本上可以担负對全世界廣播的任務, 因此將412台及942台轉為對國內廣播。
1951年	11種	12小時半	3架	80 瓩	
1952年	11種	15小時40分	6架	138.5瓩	
1953年	11種	11小時	8架	154.5瓩	
1954年	11種	11小時30分	9架	525 瓩	
1955年	11種	13小時15分	10架	715 瓩	
1956年	14種	25小時	11架	1175 瓩	
1957年	20種	32小時37分	7架	830 瓩	
1958年	21種	39小時33分	7架	830 瓩	
1959年5月	24種	42小時40分	11架	1310 瓩	

二、方針、任務

广播事業局党組扩大会批判

溫济澤、鄒曉青、張紀明反党小集团的总结 (有关对外宣傳部分)

1958年10月8日

我們的对外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强有力的工具。它的主导思想和战略目的是削弱资本主义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力量；灭帝国主义阵营，兴社会主义阵营；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为了实现我們这个战略目标，我們在日常的对外广播宣傳中，必須严格按照我国的对外政策，在各个不同时期，对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做法，而上述的主导思想則自始至終象一根紅綫那样貫串着全部的工作。为了保証在尖銳的、复杂的、長期的斗争中始終方向明确，旗帜鮮明，对外广播工作必須放在党的絕對领导之下。但是，以溫济澤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反对在对外广播中貫徹上述的主导思想。他們看不到东風已經压倒西風的国际形势，背叛了灭資兴無的根本立場，主張两个世界長期共存，使我国的对外广播为国内外資产阶级服务。为了实现他們的投降路綫，他們反对党的领导，篡改对外广播的政治方向，并且大量地推銷资产阶级的新聞观点和文艺观点。这样，小集团就在最根本的問題上和我們針鋒相对，因而我們和小集团之間的斗争就成为不可調和的兩条道路的斗争。

現在，我們先談一談小集团反对党对广播事業的领导的問題。

党的领导对于任何工作都是一个关键的問題。在去年反右斗争中，我們深刻地体会到了在兩条道路的斗争中，最根本的問題是领导权的問題，就是說，是無产阶级领导还是資产阶级领导的問題。沒有無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只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个关键問題，小集团的軍师鄒曉青鮮明地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說：“广播电台不是党發号施令的地方，不是党教訓羣众的地方”鄒曉青在这里公然把党和人民羣众对立起来，他要求电台“向

羣众開門，讓羣众說各种不同的話”，而他心目中的所謂羣众，实际上是資產階級，包括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內。按照他的主張，党應該退出广播，而一切的階級死敌則有权利用广播来反对工人階級和社会主义。溫濟澤和張紀明采取比較隱蔽的方式，他們轉弯抹角地用各种借口来反对党的領導。他們，也包括鄒曉青，标榜“对外特殊”并且和所有右派分子一样強調“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他們說：“內外广播不能統一領導”，“必須加強对外广播的具体領導，編委会和总編輯不熟悉对外广播業務”等等，其目的就是要摆脱和反对党组和編委会的領導，也就是摆脱和反对党对于对外广播的領導。当然，为了提高業務，具体領導是需要的，在各个業務部門工作的黨員應該尽快成为這門業務的內行和專家，但是小集团并不是对業務有什么兴趣，在他們心目中，只有个人的和宗派小集团的利益，而当他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發生矛盾的时候，他們就像所有右派分子一样，拿各式各样的借口来反对党的政治的、思想的、組織的領導，来反对統一的領導，使党退出对外广播。为了实现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进行了分裂活动，把对外广播部門变成他們的独立王国。

也許有的同志會說：“小集团只是公开反对党组和編委会，他們並沒有反对中央。”这种想法是危險的和錯誤的。我們應該認清問題的實質。我們的党是一个战斗的整体，反对中央授权領導对國內广播和对国外广播的党组和編委会，实际上就是反对中央。再从小集团在对外广播工作中的实际行动来看，小集团一心要把北京广播电台办成資產階級的广播电台，掛無產階級的招牌，販賣資產階級的私貨，这不是反对中央又是什么呢？小集团利用中央机关分工的变动，一再破坏中央的威信，說什麼“中央宣傳部已不能領導对外宣傳了”，这不是反对中央又是什么呢？中央認為对外广播应大力宣傳的，小集团就不宣傳或消极怠工，例如关于農業發展綱要的宣傳，小集团在1956年故意扣压了大批有关的稿件不發，1957年修正草案公布后，又借口“对外主要宣傳工業化”而再次抗拒，不作任何布置。又例如15年赶上英国的宣傳，中央聯絡部有过明确的指示，但小集团公然說“这只是动员國內羣众的口号，不必对外宣傳。”因此，从这一口号提出一直到今

年三月，對外廣播始終沒有對這個震動世界的口號進行應有的宣傳，這不是反對中央又是什么呢？但是，對外廣播應揭露打擊的小集團却不同意加以揭露打擊。他們怕“罵美國太過火”，甚至連“美帝國主義”的字眼也禁用。在少奇同志指示對蔣介石集團的罪行應適當揭露之後，小集團還主張“不要刺激”，“要減少敵對情緒”而一再扣下送審的有關揭露蔣介石集團的專文，但是又簽發稱贊蔣父子“有民族氣節”的稿件。在周總理斥責了岸信介政府，中日關係開始中斷之後，小集團仍堅持不打擊和揭露岸信介政府敵視我國的罪行的宣傳方針。中央規定要宣傳的不宣傳，要打擊的不打擊，可是中央規定對外廣播不應宣傳的，小集團反而大肆宣傳。例如去年右派分子利用鳴放向党進攻，中央規定右派言論“一概不對外發表”。溫濟澤口頭也是這樣說，但小集團實際上背着黨大量報道右派言論，故意突出鬧事請願問題，並且宣傳右派的進攻是“善意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小集團曉得這是黨所不容許的，因此他們在去年6月私自送給中央聯絡部的報告中，公然欺騙中央，不但根本不提放毒的事，反而說“我們認為這一時期的廣播基本上正確反映了目前國內討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情況”。這不是反對中央又是什么呢？幾年來在對外廣播文稿中，許多提到黨的領導的詞句，都被小集團刪掉，連歌頌領袖的歌曲也不准送出國。所有這些，事實具在，小集團從言論上反對黨的領導一直到行動上抗拒黨的領導，早已是鐵証如山，無法狡辯的了。

其次，我們再來談一談小集團篡改對外廣播的政治方向的問題。

在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另一個根本的問題是為誰服務，也就是為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服務，還是為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服務的問題。毛主席說：“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問題。”廣播電台的每一個節目都表達一定的思想政治內容，而這些內容又都反映一定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它們不是以無產階級的观点來影響聽眾，就是以資產階級的观点來影響聽眾；不是為無產階級服務，就一定為資產階級服務。我們的對外廣播當然是為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為了爭取一個持久的和平的國際環境，使我國能儘快的建成社會主義，同時為了廣泛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爭取社會主義事業在全世界範圍內保